百菊集譜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二

百菊集譜
卷三
作者：史鑄　宋

卷四

卷三有缺頁。

百菊集譜卷三

種藝

孫真人種花法。〈愚今於此只錄種菊一事。〉三月穀雨後種：紅葉菊，千葉甘菊，金鈴菊，紫榦菊，千葉白菊，紫菊，掃葉菊，黃簇菊，青心柿菊，五色菊，蓮子菊，大黃金菊。

范石湖云：吳下老圃伺春苗尺許時，掇去其顛，數日則岐出兩枝，又掇之，每掇益岐，至秋則一榦所出數百千朵，婆娑團欒如車蓋熏籠矣。人力勤，土又膏沃，花亦為之屢變。

沈莊可譜云：吳門菊自有七十二種。春分前，以根中發出苗裔用手逐枝柯擘開，每一柯種一株。後長及一尺，則以一尺高籃蓋覆，每月遇九日，有出籃外者，則去其腦，至秋分則不去矣。夏間每日清水澆灌，遇夜去其籃承露，至早復蓋，不可使乾枯。如此之後結蘂則平齊矣。

沈譜云：予在豫章見菊多有佳者，嘗問之園丁。則云菊每歲以上巳前後數日分種，失時則花少而葉多，如不分置他處，非惟叢不繁茂，往往一根數榦，一榦之花各自別樣，所以命名不同。菊開過，以茅草裹之，得春氣則其舊年柯葉復青，漸長成樹，但次年不著花，第二年則接續著花，仍不畏霜矣。

梅雨時，收菊叢邊小株分種。俟其茂則摘去心苗，欲其成小叢也，秋到則不摘。〈見《瑣碎錄》。後二段同。〉

黃、白二菊各披去一邊皮，用麻皮扎合，其開花則半黃半白。

菊花大蕊未開，逐蕊以龍眼殼罩之。至欲開時，隔夜以硫黃水灌之，次早去罩，即大開。

大笑菊及佛頂菊、御愛黃至穀雨時以其枝插於肥地，亦能活。〈愚嘗試之，至秋亦著花。〉

種菊所宜向陽，貴在高原，其根惡水，不宜久雨，久雨可於根傍加泥令高以泄水。

分種小株，宜以糞水酵土而壅之，則易盛。按，劉君〈蒙〉亦有栽鉏糞養之說。

菊宜種園蔬內肥沃之地。如欲其淨，則澆壅捨肥糞而用河渠之泥。

種菊之地常要除去蜒蚰，則苗葉免害。

故事

《續齊諧記》汝南桓景隨費長房遊學。數年，長房忽謂之曰：九月九日汝家有災厄，可速去，令家人各作絳囊盛茱萸繫臂，登高飲菊花酒，禍乃可消。景如其言，舉家登山，夕還，見牛羊雞犬皆暴死焉。

魏文帝與鍾繇書云：歲往月來，忽焉九月九日，九為陽數，而日月並應，俗嘉其名，以為宜於長久，故以享宴高會。是月律中無射，言羣草庶木，無有射地而生，於芳菊紛然獨榮，〈榮，一作秀。〉非夫含乾坤之淳和，體芬芳之淑氣，孰能如此，故屈原悲冉冉

之將老，思飡秋菊之落英，輔體延年，莫斯之貴，謹奉一束，以助彭祖之術。

檀道鸞《續晉陽秋》陶潛九月九日無酒，於宅籬畔菊叢中摘花盈把而坐，悵望久之，見白衣人至，乃江州太守王弘送酒，即便就酌，醉而後歸。〈昭明太子撰傳，作滿手把菊。〉

《唐書》李適為學士，凡天子饗會游豫，唯宰相及學士得從。秋登慈恩浮圖，獻菊花酒，稱壽。

唐韋表微授監察御史裏行，不樂，曰：爵祿譬滋味也，人皆欲之，吾年五十，拭鏡擗白，冒游少年間，取一班級，不見其味也。將為松菊主人，不愧陶淵明云。

唐韋綬，德宗時為翰林學士，以心疾還第。九月九日，帝作黃花歌，顧左右曰：安可不示韋綬。即遣使持往，綬遽奉和附進。

《列僊傳》文賓取嫗，數十年輒棄之。後嫗老，年九十餘，續見賓年更壯，拜泣。至正月朝會鄉亭西社中，賓教令服菊花、地膚、桑上寄生、松子以益氣，嫗亦更壯，復百餘歲。

《神僊傳》康風子服甘菊花、栢實乃得僊。

《名山記》道士朱孺子，吳末入玉笥山，服菊花乘雲升天。

雜說

《禮記．月令》季秋之月，鞠有黃華。注：記時候也。

《周禮》王后六服中有鞠衣。注：黃衣也，色如鞠塵，象桑葉始生。《禮記》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。注：鞠衣，黃桑之服。陸德明禮記釋文，鞠衣，居六切，如菊華也。又，去六切，如麴塵。

《爾雅》蘜，治牆。注：今之秋華菊。

《山海經．中山經》云：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，其草多菊。

陸農師《埤雅》云：鞠，草有華至此而窮焉，故謂之鞠。一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，故名鞠。

《本草》云：菊花，一名節華，一名日精，一名更生，一名周盈，一名傅延，一名陰成。〈愚齋云：謂採後陰乾，取成日合藥，故名。〉

應劭《風俗通》曰：南陽酈縣有甘谷，谷水甘美。云其山上大有菊，水從山上流下，得其滋液。谷中三十餘家，不復穿井，悉飲此水，上壽者百二三十，中百餘，下七八十者。攷之《本草》，菊花輕身益氣，故也。司空王暢、太尉劉寬、太尉袁隗為南陽太守，聞有此事，令酈縣月送水二十斛，用之飲食，諸公多患風眩，皆得愈。

《抱朴子．僊藥篇》云：南陽酈縣山中有甘谷水，谷水所以甘者，谷上左右皆生甘菊，菊花墮其中，歷世彌久，故水味為變。其臨此谷居民皆不穿井，悉食甘谷水，食者無不老壽，高者百四五十歲，下者不失八九十，無夭年人，得此菊力也。

《荊州記》酈縣菊水。太尉胡廣久患風羸弱，汲此水後，疾遂瘳，年近百歲，非唯天壽，亦菊延之。此菊甘美，廣後收菊播之，京師處處傳植。

東漢胡廣傳注引盛弘之《荊州記》曰：菊水出穰縣，芳菊披涯，水極甘香，谷中皆飲此水，上壽百二十，如七八十者猶以為夭。太尉胡廣所患風疾，休沐南歸，恒飲此水，後疾遂瘳，年八十二薨。〈愚齋云：按，《九域志》鄧州南陽郡有穰縣，不該酈縣。按《廣韻》酈縣在南陽。〉

《西京雜記》戚夫人侍兒賈佩蘭，說在宮內時，九月九日佩茱萸，食蓬餌，飲菊花酒，令人長壽。菊花舒時，并採莖葉，雜黍米釀之，密封置室中，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，就飲焉。

《寶櫝記》云：宣帝，異國貢紫菊，一莖蔓延數畝，味甘，食者至死不饑渴。

《風土記》日精、治薔皆菊之花莖別名也。生依水邊，其花煌煌，霜降之節，唯此草盛茂，九月律中無射，俗尚九日，而用候時之草也。

《僊書》茱萸為辟邪翁，菊花為延壽客，故假此二物以消陽九之厄爾。

唐馮贄《雲僊散錄》引《蠻甌志》云：白樂天方入關，劉禹錫正病酒，禹錫乃餽菊苗虀蘆菔鮓，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，以醒酒。

《牧豎閒談》云：蜀人多種菊，以苗可入菜，花可入藥，園圃悉植之。郊野人多採野菊供藥肆，頗有大誤，真菊延齡，野菊瀉人。

孟元老《東京夢華錄》重九都下賞菊，菊有數種。有黃白色，蘂若蓮房曰萬鈴菊。粉紅色曰桃紅菊。白而檀心曰木香菊。黃色而圓曰金鈴菊。純白而大曰喜容菊。無處無之，酒家皆以菊花縛成洞戶。

陳欽甫《提要錄》東坡云：嶺南氣候不常，菊花開時即重陽，凉天佳月即中秋，不須以日月為斷也。十月初吉菊始開，乃與客作重九，因次韻陶淵明九月九日詩云：今日我重九，誰謂秋冬交，黃花與我期，草中實後凋，香餘白露乾，色映青松高。苕溪漁隱曰：江浙間，每歲重陽，往往菊亦未開，不獨嶺南為然，蓋菊性耿介，須待草木黃落，方於霜中獨秀。

東坡《仇池筆記》云：菊，黃中之色，香味和正，花葉根實皆長生藥也。北方隨秋早晚，大略至菊有黃花乃開。嶺南冬至乃盛，地暖百卉造〈造一作迭。〉作無時，而菊獨後開，考其理，菊性介烈，不與百卉並盛衰，須霜降乃發，而嶺南常以冬至微霜也。僊姿高潔如此，宜其通僊靈也。

東坡記菊帖云：嶺南地暖，而菊獨後開，考其理，菊性介烈，須霜降乃發，而嶺海常以冬至微霜，故也。吾以十一月望與客泛菊作重九，書此為記。

東坡贈朱逖之詩序云：元祐六年九月，與朱逖之會議于潁，或言洛人善接花，歲出新枝，而菊品尤多。逖之曰：菊當以黃為正，餘可鄙也。

沈譜云：如周濂溪則以菊為花之隱逸者稱之。

沈譜云：舊日東平府有溪堂，為郡人遊賞之地。溪流石崖間，至秋，州人泛舟溪中，採

石崖之菊以飲，每歲必得一二種新異之花。

《九域志》鄧州〈南陽郡〉土貢，白菊三十斤。

《本草圖經》有衡州菊花、鄧州菊花。

《越州圖經》菊山在蕭山縣西三里，山多甘菊。

吳致堯《九疑考古》云：舂陵舊無菊，自元次山始植。沈譜云：次山作菊圃記，云在藥品是為良藥，為蔬菜是佳蔬也。

洪景盧《夷堅辛志》成都府學，學有神曰菊花僊，相傳為漢宮女，諸生求名者往祈影響，神必明告。〈愚齋云：漢宮女，謂在漢宮飲菊花酒者。或云成都府漢文翁石室壁間畫一婦人，手持菊花，前對一猴，號菊花娘子，大比之歲，士人多乞夢，頗有靈異。〉

王龜齡云：鄂渚少黃花，有白菊。

釋典云：拘蘇摩華，其華白色，大小如錢，似此白菊也。

按諸字書，菊之字有五，其體雖異，而用則同。　　、　　，〈見說文。〉蘜，〈見爾雅，亦見說文。〉鞠，〈見三禮。〉菊，〈見篇韻。〉今人多從簡用之。

愚齋云：諸菊得名，或以色，或以香，或以形狀，其義非一，皆明而可知。惟九華，一古名，初莫知其義，今按晉宋以前淵明而上，漢有九華殿，魏有九華臺，二者於菊皆不聞有事迹相關。惟真誥載吳有趙廣信至魏末賣藥，鍊九華丹，丹成，遂乘雲駕龍登天。又，漢天師家傳云：真人入鹿堂山，煉九鼎神丹，遷平蓋山，煉九華大藥。注曰：服此成僊。愚意其菊之為名，必比擬於此。何則，蓋白菊久服則輕身延壽，亦至成僊故也。〈士友云：恐此菊出於九華山，故有是名。愚竊謂不然，且池州九華之名始於李白，於晉時絕無干涉。〉

方術

《神農本草》云：菊花味苦，主頭風頭眩，目淚出，惡風濕痺。久服，利血氣，輕身延

年。

《名醫別錄》云：菊花味甘，無毒。療腰痛去來陶陶，除胸中煩熱。

陶隱居云：菊有兩種。一種莖紫氣香而味甘，葉可作羹食者，為真。一種青莖而大作蒿艾氣，味苦不堪食者，名苦薏。其花相似，唯以甘、苦別之爾。又有白菊，亦主風眩，能令頭不白，僊經以為妙用。

陳藏器云：白菊味苦，主風眩，變白，不老，益顏色。楊損之云：甘者入藥，苦者不任。

日華子云：菊花，治四肢遊風，利血脈，并心煩，作枕明目。葉亦明目。生、熟並可食。菊有兩種，花大氣香者為甘菊，花小氣烈者名野菊，然雖如此，園蔬內種，肥沃後，同一體。

《本草圖經》曰：菊花，生雍州川澤及田野，今處處有之，以南陽菊潭者為佳。初春布地生細苗，夏茂，秋花，冬實。正月採根，三月採葉，五月採莖，九月採花，十一月採實，皆陰乾用。南陽菊亦有黃、白菊二種，今服餌家多用白者。

白菊酒法。春末夏初收軟苗，陰乾，搗末。空腹取一方寸匕，和無灰酒服之。若不飲酒者，但和羹粥汁服之，亦得。秋八月合花收，暴乾，切取三大斤，以生絹囊盛貯，浸三大斛酒中，經七日，服之。今諸州亦有作菊花酒者，其法得於此。

玉函方云：王子喬變白增年方，用甘菊，三月上寅日採，名曰玉英；六月上寅日採，名曰容成；九月上寅日採，名曰金精；十二月上寅日採，名曰長生，長生者根莖是也。四味並陰乾，百日取等分，以成日合搗千杵為末，酒調下，一錢匕。以蜜丸，如桐子大，酒服七丸，一日三，服百日，身體輕潤，服之一年，髮白變黑；二年，齒落再生；服之三年，八十歲老人變為童兒，神效。〈以上並見《大觀本草》。〉

《抱朴子》劉生丹法：用白菊汁、蓮花汁和丹蒸之。服一年，壽五百歲。

《千金方》常以九月九日取菊花作枕袋枕頭，大能去頭風，明眼目。　〈附：〉陳欽甫九日詩云：菊枕堪明眼，茱囊可辟邪。

《千金方》九月九日菊花末， 臨飲服方寸匕，主飲酒令人不醉。

《聖惠方》云：治頭風，用九月九日菊花，暴乾。取家糯米一斗，蒸熟。用五兩菊花末，如常醞法，多用細麵麴，酒熟即壓之，去滓。每煖一小盞服之。 〈附：〉郭元振秋歌云：辟惡茱萸囊，延年菊花酒，與子結綢繆，丹心此何有。

辨疑

〈原闕〉

味子、菴蕳子、地膚子、烏麻子、牡荊子是也。愚因此二說徧問園翁與士友，皆言菊無結實者。愚又遵承前賢之說，於十一月直至月盡，親採肥壤所植之菊，挼其花心，以驗其實之有無，亦無所見。但恐遐方異域或有之也，當俟博物决其疑焉。

甘菊、野菊二說，愚采取本草諸書已該於越譜中。其說雖較然可見，然世俗或採城墻郊野所產之菊，以為宜入藥，有貨於藥肆而用者。又據司馬溫公甘菊詩云：野菊細瑣物，籬間私自全，徒因氣味殊，不為庖人捐，采升白玉堂，薦以黃金盤。以此詩觀之，乃知甘菊或有出於野者，亦可用也。《牧豎閒談》云：郊野人多採野菊供藥肆，大誤，真菊延齡，野菊瀉人。愚今以古今之人去取不同，故併列之用，用之者不可不審。

越俗言夏菊初生，〈謂苗之時。〉例自陳根而出。至秋遍地沿多者，由花梢頭露滴入土，却生新根而出，故名滴滴金。愚初未之信，遂與好事者劚地驗其根，果無聯屬，乃見俗傳不妄也。

《本草》載：《神農》以菊味為苦，《名醫》以味為甘，二說不同例皆療病。愚意其《神農》取白菊言之，《名醫》取黃菊言之。

愚按陶隱居與陳藏器皆言白菊療疾有功。《本草圖經》言今服餌家多用白者，又有白菊酒法。《抱朴子》有言丹法用白菊汁。《九域志》言鄧州以白菊入貢。是皆以白菊為用也。惟沈存中《忘懷錄》有種甘菊法。今所謂茶菊，即甘菊也。然甘菊作飲食與入藥多是黃色，不曾見白者可食，豈予未之見邪，以古今去取不同，故併列之。

古今詩話

晉．羅含，字君章，耒陽人，致仕還家，階庭忽蘭、菊叢生，以為德行之感。唐．李義山．菊詩：陶令籬邊色，羅含宅裏香。又云：羅含黃菊宅，柳惲白蘋門。

唐《輦下歲時記》九日，宮掖間爭插菊花，民俗尤甚。杜牧詩云：塵世難逢開口笑，菊花須插滿頭歸。又云：九日黃花插滿頭。　司馬文正公九日贈梅聖俞瑟姬歌云：不肯那錢買珠翠，任教堆插堦前菊。

《西清詩話》嘉祐中，歐陽公見王荊公詩：黃昏風雨暝園林，殘菊飄零滿地金。笑曰：百花盡落，獨菊枝上枯耳。因戲曰：秋英不比春花落，為報詩人子細看。〈後人以韻協之，改「看」作「吟」。〉荊公聞之，怒曰：是定不知《楚詞》夕餐秋菊之落英，歐陽九不學之過也。

樂菴先生〈李侍御名衡。〉語錄云：韓魏公嘗言保初節易，保晚節難。在北門九日燕諸曹有詩：莫羞老圃秋容淡，〈魏公言行錄作「不羞」。〉要看閒花晚節香。〈言行錄作「且看寒花」。〉先生深敬此語，嘗大書于壁，以為晚節之規。

沈譜云：徐仲車最好菊，即西籬下多種之。花至冬月猶有存者，名曰晚菊。公常自比陶淵明，種菊之所雖東西相反，論其所以樂，則無以異也。有菊詩云：楊妃只有黃裙在，且問風霜留得無。所謂「楊妃裙」者蓋菊名也。

漁隱胡仔曰：余嘗因庭下黃、白菊相間開，遂效蘇、黃格作詩詠之。曰：何處金錢與玉錢，化為蝴蝶夜翩翩，青絲網住芳叢上，開作秋花取意妍。《杜陽雜編》唐穆宗時，禁中花開，夜有蛺蝶數萬，飛集花間，宮人以羅巾撲之，無有獲者，上令張網空中，得數百，遲明視之，皆庫中金玉錢也。

陸放翁因山園草間菊數枝開，席地獨酌，有詩云：屋東菊畦蔓草荒，瘦枝出草三尺長，碎金狼籍不堪摘，掃地為渠持一觴，日斜大醉叫墮幘，野花村酒何曾擇，君不見詩人跌宕例如此，蒼耳林中留太白。於此可見放翁愛菊之意。

愚齋云：陶淵明和郭主薄詩，芳菊開林耀，青松冠巖列，懷此貞秀姿，卓為霜下傑。愚愛「霜下傑」三字最佳。東坡和子由所居詩，粲粲秋菊花，卓為霜中英。今觀百注坡詩中闕而不注，何，諸公不省淵明詩邪。苕溪漁隱曰：先君題泗上秋香亭詩，騷人足奇思，香草比君子，况此霜下傑，清芬絕蘭茝。自淵明妙語一出，世皆師承用之，可謂殘膏賸

馥沾丐後人多矣。

愚齋云：崇觀間，陳子高〈名克〉有詩名，集中有五月菊，云：黃菊有本性，霜餘見幽茂，名緇喻般若，太史謹占候，云云。僧雪菴詩：滿徑露薄黃般若，戛簷風裊翠真如。按，六祖金剛經解，何名般若，是梵語，唐言智慧也。《傳燈錄》云：僧問忠國師，古德云，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，不知若為。國師曰：華嚴經云，佛身充滿於法界，普現一切羣生前，隨緣赴感靡不周，而常處此菩提座。翠竹既不出於法界，豈非法身乎。般若經云：色無邊，故般若亦無邊，黃花既不越於色，豈非般若乎。傳燈又云：趙州或謂青青翠竹盡是真如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。

愚齋云：菊苗不惟可為菜，亦可以代茶。本朝孫志舉〈勷〉有訪王主薄同泛菊茶詩云：妍暖春風蕩物華，初回午夢頗思茶，難尋北苑浮香雪，且就東籬擷嫩芽，云云。〈見鄭景龍續宋百家詩選。〉洪景嚴〈遵〉和弟景盧〈邁〉月臺詩：築臺結閣兩爭華，便覺流涎過麴車，戶小難禁竹葉酒，睡多須藉菊苗茶，云云。〈見瓊野錄。〉

愚齋云：菊花古人惟以泛酒，後世又以入茶，其事皆得於名公之詩。唐．釋皎然有九日與陸處士〈羽〉飲茶詩云：九日山僧院，東籬菊也黃，俗人多汎酒，誰解助茶香。陸放翁冬夜與溥庵主說川食詩：何時一飽與子同，更煎土茗浮甘菊。愚又嘗見人或以菊花磨細，入於茶中啜之者。

文保雍菊譜中有小甘菊詩：莖細花黃葉又纖，清香濃烈味還甘，祛風偏重山泉漬，自古南陽有菊潭。愚齋云：此詩得於陳元靚《歲時廣記》，今類于此，所謂保雍之譜，恨未之識也。

愚齋云：唐宋詩人詠菊，罕有以女色為比，其理當然。或有以為比者，惟韓偓歎白菊云：正憐香雪披千片，勿訝殘霞覆一叢，還似妖姬長年後，酒酣雙臉卻微紅。此唐人詩也。又，魏野有菊一絕云：正當搖落獨芳妍，向曉吟看露泫然，還似六宮人競怨，幾多珠淚濕金鈿。此本朝人詩也。愚竊謂菊之為卉，貞秀異常，獨能悅茂於風霜搖落之時，人皆愛之，當以賢人君子為比可也，若輒比為女色，豈不污菊之清致哉，故二詩愚不敢采取以入此詩選。且范文正公賦云：黃中通理，得君子之道。魏野又有詩云：易把方先哲。王龜齡詩云：端似高人事幽獨。陸務觀詩云：菊花如端人，獨立凌冰霜。凡此等語，比類無不得其宜，故諸篇今預於選中。

愚齋云：荊公因有「殘菊飄零滿地金」之句，歐公輒戲而非之，乃有「秋英不比春花落」之語，從而後人泥於此言，竟以為不落。愚竊以為未然，故辨落與不落之理，各有其說，入於辨疑門內。又取唐宋數家詩句，凡言其落者併列之。　唐太宗殘菊詩：細葉彫輕翠，圓花飛碎黃。又，秋日詩：菊散金風起。趙嘏詩：節過重陽菊委塵。崔灝晚菊詩：曉來風色清寒甚，滿地繁霜更雨〈去聲〉金。薛瑩十日菊詩：今朝籬下見，滿地委殘黃。梅聖俞殘菊詩：零落黃金蘂，雖枯不改香。蘇子由戲題菊詩：更擬食根花落後，一依本草太傷渠。彭汝礪詩：重陽黃菊花，零落殆無有。陸務觀菊詩：碎金狼籍不堪摘。又云：紛紛零落中，見此數枝黃。

愚齋云：紫菊之名，見於孫真人種花法，又見於諸譜中，此品傳植既久，故唐宋詩人稱述亦多。蕭頴士菊榮篇：紫英黃萼，照曜丹墀。杜荀鶴詩：雨勻紫菊蕖蕖色。趙嘏詩：紫艷半開籬菊靜。夏英公詩：落盡西風紫菊花。韓忠獻公詩：紫菊披香碎晚霞。此既出於名公稱述，必是佳品也。

愚齋云：菊之開也四季泛而有之。開於三月者曰春菊，前賢有詩聯云：不許秋風常管束，競隨春卉鬬芳菲。又云：似嫌九月清霜重，亦對三春麗日開。〈沈譜云：春菊，花小而微紅者。〉有開於四月者，張孝祥嘗有詩。〈見詩選門。〉開於五月者，陳子高嘗有詩。開於六月者，符離王常嘗有詞。〈見芳菲集。〉惟開於秋季者，其品至多。開於十月者，歐陽公及王龜齡皆有詩，朱希真又有詞。以諸公詩詞觀之，果見其所謂春菊、夏菊、秋菊、寒菊者也。雖然此當以開於秋冬者為貴，開於夏者為次，開於春者未必是真菊也。若論其色，亦有差等，菊當以黃為尊，以白為正，以紅、紫為卑。〈楊繪詩：爛紫妖紅色盡卑。〉漁隱亦云：菊，春夏開者終非其時，有異色者亦非其正。